国学名家选粹

楚辞，汉赋，唐诗，宋词，元曲，都是一个时代精神的文艺的特征，过了那个时代，无论后人怎样的念旧，怎样的摹仿，在精神上总是永远赶不上的。



贺昌群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名家主张，国学津梁，使你置身于博大精微之中，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国学名家选粹

中国文学因受数千年礼教的束缚，无论是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，虽然都具有丰富的时代精神，而于一个「情」字，却都未尝有深刻的描写，尽情的抒发。元曲算打破了这种桎梏，把男女相悦心灵的深处，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。这点是元曲最大的成功，值得我们大书而特书的。

ISBN 7-5068-1435-8



ISBN 7-5068-1435-8

定价：16.00元

名家主张，国学津梁，使你置身于博大精微之中，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。

国学名家选粹

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都是一个时代精神的文艺的特征，过了那个时代，无论后人怎样的念旧，怎样的摹仿，在精神上总是永远赶不上的。

元曲概论

贺昌群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元曲概论/贺昌群. —北京:中国书籍出版社,2006.9
(国学名家选粹)
ISBN 7-5068-1435-8
Ⅰ.元… Ⅱ.贺… Ⅲ.元曲—文学研究 Ⅳ.I207.2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7903 号

责任编辑:侯仰军　王　俊
责任印制:熊　力　武雅彬
封面设计:林静设计
出版发行:中国书籍出版社
地　　址: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(邮编:100073)
电　　话:(010)51259192(总编室)　(010)51259186(发行部)
电子邮箱:chinabp@vip.sina.com
经　　销:全国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: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　　本:880×1230　毫米　1/32
印　　张:6 印张
字　　数:78 千字
版　　次:2006 年 9 月第 1 版　　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　　数:00001-10000 册
定　　价:16.00 元



名家主张，国学津梁，
使你置身于博大精微之中，
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国学名家选粹

策划：刘伟见
王　俊

序　言

王生平

上世纪末出现的“国学热”，热了不久即被“西学热”冲淡，正如在此之前的“美学热”很快被“文化热”所取代一样。转型时代的“车轮”转得如此之快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就“国学”而言，回首一瞥上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后情景，恍如昨日，何其相似乃尔。那时有《国粹学报》，今日有《国学季刊》；那时出“国学”丛书，今日有大规模“儒藏”编纂工程；那时有“国学大师”，今日“大师”更多；那时有《拟设国粹学堂启》的设想，今日有“孔子研究院”、“国学班”的建立，甚至沉寂几十年的私塾也星星点点地萌发出来；那时有“20世纪，为中国古学复兴的时代，岂不盛乎”的渴望，今日有“民族文化复兴”的期待。尽管从辛亥革命到21世纪初，人们经历了



"打倒孔家店"的"五四"洗礼和"文革"横扫"四旧"以及随后而来的"评法批儒"运动,但"国学"不但没有消逝,反而以"热"的形式姗姗而来。这意味着什么?时间说明一切,此情此景难免引发人们"未觉池塘春草梦,阶前梧叶已秋声"的深沉感慨。确实,百年虽历史一瞬,但毕竟是几代人的历程,尤其近20年来的巨变,已赋予了"国学"以新的内容、形式。

首先,"国学"这个概念,已经从古典走向近、现代,她不再是那么含混笼统的"国家固有学术、文化",而是文史哲各有特征的分科。

其次,"国学"不仅不以儒家马首是瞻,不排斥反而与道、释等各家有互补关系。于是就有"儒治世、佛治心、道治身"的分工合作状态。华夏文化对内如此,对外也如此,表现为近现代有识之士能主动与异质文化交流而相得益彰。西方科学史之父乔治·萨顿说:"光明从东方来,规则从西方来。"英国李约瑟博士认为:"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中国的孔庙具有神圣化的意义,但孔夫子却从来不谈'鬼神'。"王国维、蔡元培各自汲取了叔本华、康德的哲学和美学,结合礼乐

传统文化，提出了“以美育取代宗教”的新命题，为补充教育方针的“美育”奠定了理论基础。“美育”终于于前几年被正式纳入教育方针之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学界还提出了“文化中国”概念，受到了界内外人们的瞩目。它不是地理或政治概念，而是文化概念，主要是指对中国文化的心理认同和认同心理。人们之所以认同这个概念，不是因为随心所欲的主观刻意为之，而是正确概括、科学提炼的历史经验。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，汉民族以其文化而非暴力同化其他少数民族，是主流。包括“五胡乱华”、“满族入主”，其结果最终由被统治者、被压迫者的汉族同化了统治者、压迫者，竟可以使他们失去原有的语言文化等。所以，中国、中国人不是种族观念，而是文化观念。“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，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”。（马克思语）

“十全十美是天上的尺度，达到十全十美的愿望是人类的尺度”，歌德说道。即使面对历史如此悠久，地域如此辽阔，人口如此众多，文化如此统一的中国也当作如是观，圣人

的宏大理想和落实在生活中的结果总是有很大的“剪刀差”。常见的是，同一事物中既有长处又有缺欠，“此事古难全”。这从汉代阴阳五行组成的天人反馈系统落实在人对社会中的“秩序性”的取向上可以看出来。一方面带来所谓安分守己，听天由命，“思不出位”，逆来顺受；另一方面又教育人们做事做人要注意整体和全局，不走极端，从而可以在系统中获得归属感。长处和弱点，优点与缺陷，本就难以分割地连在一起。正因为如此，孔子才提倡根据具体情况进行“损益”：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。要求“把握分寸，恰到好处”。这也是“过犹不及”的“中庸”，也即是“度”。但实际上往往做不到，就需要批评或批判来校正。这就是后人总结概括的批判，继承，批判地继承；解构，重构，解构再重构等模式所由来。杨振宁教授曾批评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数学的发展，我认为有一定道理。确实，中国人在各种事务中惯于深思熟虑，周详细密地计量估算，注意实际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逻辑，不冲动，不狂热。然而同时就束缚、压抑了浪漫想象的自由开展、逻辑形式的纯粹提炼和抽象思辨的充分发

展。在理性形式和思维能力处处套上了不离日常生活经验的框架，阻碍了它的新开拓。无怪乎孔子说："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"按照这一标尺，不就把杨振宁问题的价值突出表现出来了吗?!"不知"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以不知为知。前者是动力的催化剂，后者是无能的遮羞布。正是从这里出发，沿着"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"这一路径，华夏文化不因无人格神的上帝而悲观，而是在此情境下建立乐观宇宙观，以为支持，以求上进，日新又日新。因此之故，在本尼迪克特这位人类学家划出"罪感文化"、"耻感文化"这两类文化类型之后，我国学者把华夏文化特质概括为不同于"罪感文化"、"耻感文化"的"乐感文化"：中国人很少彻底地悲观主义，而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，即使是处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，他们也相信有一天"否极泰来"，因为这是符合天道的。

中国书籍出版社策划出版"国学名家选粹"丛书，希冀多层次、多侧面、多角度、多途径、多问题、多要求、多方法展开乐感文化的表、里、内、外，把握华夏文化的灵魂，把无意识意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识化，并进行转化性的创造，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，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尽绵薄之力。我完全同意并赞成这个意向，故为此序。

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
哲学所研究员、《哲学研究》副主编）



序言

我是喜欢欣赏文学而不喜欢从事于文学的人。这本书的出版，似乎与我自己为学的素愿有点儿矛盾：六七年前，在学校里得读王国维先生《宋元戏曲史》，书中征引繁博，许多旧闻杂钞，都未曾见过，在研究上并不感得多大的兴趣；不过那时却因此很喜欢读元人的戏曲和小令。及入社会，因职务的关系，不知怎么我便派撰作元、明、清小说戏曲提要，这个机会于是使我得恣览三朝词曲名篇。入后，渐趋研究的程序，三四年来陆续有所领获，也时而写些短文章发表，便渐渐地凑成了这一本小书。

当今研究元曲而真能认识其价值者，自推王国维先生，凡他探讨所及，几无人能跳出其范围。这本书自然亦不敢希冀就是例外；不过著者自信从外国乐舞而探究宋、元戏曲的渊源，此书于这方面，虽未能很满意，可还是王先生及现时多数研究宋、元戏曲者所未尝道及的。本书第一、二、九的三章，曾先在《小说月报》及《文学周报》发表过，这里是当向编者们多多道谢的。



引　论

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都是一个时代精神的文艺的特征，过了那个时代，无论后人怎样的念旧，怎样的摹仿，在精神上总是永远赶不上的。比如古诗有《行行重行行》，后来便有人作《拟行行重行行》；古诗有《明月何皎皎》，后人便有《拟明月何皎皎》，硬将自己一段优美的感情，著上古人的衣冠色彩，像固然像了，无如只是"貌合神离"！这并不是说古人一定胜于今人，乃是说今人不必死摹拟古人，应该另辟蹊径，独自创造，才能得产生出伟大的作品。这话虽是"老生常谈"，然而，古今来的名篇杰作，哪个又不是这样？

元曲是一个时代精神的文艺，元人自己是不曾料得的。可怜《元史》也并无只字道及，最有名的曲家也不曾在正史中有个略传！本来诗词之学，在中国历来的传统观念，都认为是"陶冶性情，文章之末事"，或是"雕虫小技，壮夫薄而不为"。其间的原因，自然不只是这个谬误的观念：一来，元曲的时代较近，在好古鄙今的中国人，哪里有耐性来留意当时的民间文学。他们上焉者只知道韩、柳、欧、苏的古文，下焉

者只囿于时文括帖，就连“陶情冶性”也还说不上，所以元曲当然被摈弃于史志之外，郁埋沉晦了几百年！就是号称为包罗古今的《四库全书》，除了几种元人的小令套数而外，对于元曲的记载一部也未曾记录，这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奇事！

然而，元曲的环境虽然如此恶劣，而元曲在民间的潜势力，却反而比“正统文学”的力量来得普遍。这个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凡是建设在民众之上的一切文物制度、学术思想，当然对于民众本身发生直接的影响，其传布也极其迅速；所以刻意雕琢的《三都赋》，究竟抵不过一个孟姜女故事的民间传说；台阁诗文，究竟没有巷陌之间的歌谣有永久性——能够引起一般的感情。《诗经》的《国风》，古诗中的《孔雀东南飞》等，都是这个最明白的例证。

古人说：“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古代的诗歌是没有韵的，作者只按着自然的节拍。秦、汉的古诗，大概都是如此。古诗因为没一定的韵律束缚，所以作者便不致把他心中的感情“矫揉造作”，以强就律令，只率意地写了出来。又关于音韵一方面，古代无有轻唇音，所以只觉得他的音调醇朴浑厚。到了南北朝，时会尚绮靡，政治上、思想上都起了变更，所以他们的人生观也随着有所改移，所谓北地胭脂，南朝金粉，正足以表现当时人生的意义。大凡一种细腻的人生，对于声色是很讲究的。东汉至建安黄初的诗，酝酿了二

百余年(约西纪元至二二五年),在音韵和形式方面,到这时都不能不起变化了。加以那时印度的思想和西域的音乐,不断地流到中国来,中国文学便无抵抗地受了极大的影响。影响所及,除思想而外,便是诗歌的形式和声韵了。齐、梁间(约西元四七九至五一三年)沈约创"四声八病"之说,(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十九有"四声不起于沈约"说,谓四声实起于晋人,例证很多,颇有理由,但此事不能在这里讨论。)中国文学为之面目一新。自此以后,便产生新文体的创造:诗歌方面,则有韵律的萌芽,散文方面,便成四六的滥觞。唐初所谓"四杰"——杨(炯)王(勃)卢(照邻)骆(宾王)的诗,音节铿锵,明明是受了沈约的影响。后来上官仪、沈佺期、宋之问等,便更积极地形成了诗的规律。到了盛唐(七一三—七六六年)中唐(七六七—八二七年),律诗便臻于成熟时期,而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的文艺。

大凡一种事物,到了一定的烂熟时期,必然会起他本身的变化。初唐(六一八—七一二年)、盛唐的乐府歌辞——五言、七言或六言的律诗、绝句,所谓"近体"——都是可歌的,在声韵方面是很成熟的了。于是在中唐的时候,诗歌便蜕化而为长短句的词。韦应物的《调笑》,(又作《调啸》,一名《宫中调笑》,一名《转应曲》,一名《三台令》)白居易、刘禹锡的《忆江南》,都是中唐词调最早的创体。从前的乐府,向来只是诗人做诗,乐工谱曲,到这时候才由教坊作曲而诗人填词

了。填词是依现成的曲拍，作为歌词。填词大概不外两个动机：(一)是教坊的乐曲本已有了歌词，但因作于不通文艺的伶人倡女，其词不佳，不能满人意，于是文人给他另作新词，使美调得美词，流行更可久远而普遍。(二)是词曲盛行之后，长短句的体裁渐渐得文人的公认，成为一种新诗体，于是诗人常用这种长短句体作新词，起初是可歌的，但后来并不注重歌唱了，如苏轼、朱敦儒、辛弃疾且有借用诗调来作词的；南宋姜夔、吴文英诸人，亦自己作曲，自己填词。

词到了宋，它的音律和意境方面都进化到一个独特的地步，为宋代文艺的特征。在宋以前，唐五代的词也未尝不盛，但大概都是五言、七言或六言的律绝，比如张志和"西塞山前白鹭飞"的一首《渔父词》，至多也不过是变态的七言绝句，究竟还脱不了乐府的流风。入宋后，词的格律便十分谨严了。我们读张炎的《词源》，看他论音谱、拍眼、制曲、句法等十余条，可见"雅词协音，虽一字不肯放过"是何等的严格！

我们现在姑且不论外来的影响和词曲本身演进的问题(其详见下章)，单就文学进化的原理和眼前宋词的趋势看来，知道宋词到这时必然要起变化了。我们试回转去看唐乐府代替了古乐府，律绝又代替了唐的乐府，宋人歌词又代替了律绝而变为长短句，长短句这时已到了烂熟时期，已不能完全供应当时文艺界与戏剧的要求了，于是元曲便"应运而兴"，而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的文艺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